

茗边老话

奸佞春秋

金性尧著

近事雖多，見文明也。於是年家夫人辛迎，
則皇太后初繼位，任其事。言者皆謂用法深，
則太子受驚，遂廢不納。大臣由是畏敬，皆懷寬
容。然亦難及。其難引者，乃使子書耶魯禮，
告謝。滿大時，此則時事所當引。征伐，遂有銀
書。謝禮，是理去陳。宋時，已論事曰：宋懷憲二公與
子喻子山，其封侯公相見，則以贈事。當有如此
後，各自以不當見。事人肯使有所懷，感推之伯
言，康明伯言，則見。禮証事，則謝。自若至
公，惟禮，禮有不自言之心。聞此，從然深自刺。

辽宁教育出

■ 二十四史中，有奸臣传与佞幸传，他们也是历史舞台上的大花脸与小花脸，但奸臣还容易确定，佞幸又怎样解释呢？
 ■ 奸与忠本来是对立而又依附的，有梁冀之奸，才显得东汉清流之可贵；有岳庙前长跪的四个铁像，才显得武穆的乾坤浩气。



责任编辑：柳青松
 装帧设计：郑在勇



茗边老话

ISBN 7-5382-5661-X



9 787538 256611 >

ISBN 7-5382-5661-X/I·456

本册：8 元

总定价：56.00元（共7册）



奸佞春秋

金性尧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2
X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茗边老话·奸佞春秋 / 金性尧著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. 4

ISBN 7-5382-5661-X

I. 茗… II. 金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5737 号

总策划、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

技术编辑: 袁启江

责任校对: 王 玲

装帧整体设计: 郑在勇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40

字数: 32 千字 印张: 2.5

印数: 1-3000 册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: 56.00 元 (共 7 册)

本册: 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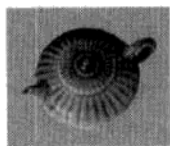
青蓮一古無奇氣工部疾
風伏枕年天寶以來每寂
寞二陵雲樹枉吳季羣

錄舊作游西安二陵

定海金性堯



己卯夏日



序

中国有茶，但是没有茶道。中国的茶到了日本，日本有了茶道。茶而为“道”，由是“形而下”成为“形而上”，自然也就郑重其事起来，于是茶道在日本渐至成为“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”。

但是茶在它的故土，却始终是与柴米油盐酱醋同列的人生日用品。并且和酒相比，茶从来是平和的，这区别不仅在于茶与酒本身的品质，更在于人与茶与酒的因缘。或者不妨说，酒是起伏的情绪，茶是平淡的心境。酒可以是十千幻梦，茶却只是日常人生。

茶既不成为“道”，茗边老话自然也不必“载道”。虽然仍有对世事的关切，但却没有饮酒心情的大悲或者大喜。追怀往事未必不有感慨，但却不是壮怀激烈，一腔牢愁，而与所谓“世纪末的怀旧情绪”也是无干。正如《诗》曰：“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”，多半是寻求古与今人情的相通，茗边老话大抵也只是记述不



能忘怀的那么一点人世间的缘分。陶诗云“寒暑有代谢，人道每如兹；达人解其会，逝将不复疑”，虽然是为饮酒而作，但此数言却特别有饮茶心境。“达人解其会”之“会”，固已有理趣的意思，但曰“人道每如兹”，岂不依然是通于大道之小道，则达人看得寒暑代谢既是无情也是有情，正合了人与“寒暑”之间的那一个“缘”字。只是陶渊明的时代茶还没有风行为生活的日用品，否则，有些心境的东篱酒人，该是茗边雅集中的第一位“於焉嘉客”。

而茗边雅集大约总不会寂寞——陶诗道出心境，也道出缘分，若为茗边老话作“茶榜”，那么倒又可以借《诗》说话：“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心。”其实这一首《小雅·白驹》最好是全拿来照抄，此中“以永今朝”，“以永今夕”之句，不也正好可以成为我们这雅集的祝福么。



西汉的男皇后
跋扈将军梁冀
董卓与吕布
魏吴的校事
六郎兄弟
武则天时代的酷吏
蔡京一门
两踞相位的秦桧
后记



西汉的男皇后

“色衰爱弛”，这是古书中常见的話，“色”指女色，《论语》的“戒之在色”，即指女色。新版《辞源》释义说：“谓女子因容颜衰减而失宠”，下并引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：“不韦因其姊说(华阳)夫人曰：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”释义与引证都不算错。

可是当我们看了更早的《韩非子·说难》中所记的一段故事后，却大为惊异。

春秋末叶有一个美男子弥子瑕，深受卫灵公的宠爱。弥子瑕母亲患病，人家在夜里来告诉他，他就假装奉君命而驾车出外。按照当时规制，这是要处刖足之罪，灵公却称赞他为孝子。过了几天，弥子瑕和灵公同游果园，吃一只很甜的桃子，便将半只给灵公吃，灵公又称赞为“爱我哉”。接下来却这样写着：“及弥子色衰爱弛，得罪于君。”

那末，这句“色衰爱弛”的成语，最早却是用在男子身上，即指男色而非女色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记江乙对安陵君说：“以财交者，财尽则交绝；以色交者，华落而爱渝。”这个“色”字也指男色，并把它比作花。弥子瑕和安陵君都是古代美男子中的著名人士。

再举一个汉初例子。

汉高祖患重病时，传令诸大臣不准入内，樊哙却敢排闥直入，其他大臣也跟着进去，一看，“上独枕一宦者卧”，可见高祖的重病是假装的。樊哙等于是流涕而责备高祖。宦者即太监，这个太监一定是个美少年，他的魅力必超过戚夫人等。

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因此而特立《佞幸列传》。这里的佞幸不是指一般的因谄媚而得宠遇的臣子，而是有其特定的涵义。《史记》说：“非独女以色媚，而士宦亦有之，昔以色幸者多矣。至汉兴，高祖至暴抗也，然籍儒以佞幸，孝惠时有閹孺。此



两人非有才能，徒以婉佞贵幸，与上卧起，公卿皆因关说。”这个籍孺可能就是受高祖之臂枕的宦者，但籍孺与閼孺之“孺”，不是他们姓名，籍和閼才是他们的名字，“孺”是这种特殊的美少年之昵称(注一)犹言变童·狡童。他们平时都是服饰新异，涂脂抹粉。

惠帝之后为文帝，文帝号称明君，为人仁厚俭朴，又很坦率，他致南粤王赵佗书，就自称“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”(注二)，这是普通皇帝做不到的，可是他却爱上了蜀郡人邓通。

邓通本是刺船的黄头郎(因刺船者皆戴黄帽)，为人谨慎，不与外界交接，故颇受文帝宠爱，官至上大夫(当为太中大夫)。文帝命相面者看邓通之相，相面者说：“当贫饿死。”文帝说：“能富通者在我，何说贫！”于是将蜀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，任他自己铸钱，邓氏之钱遂流布天下，黄头郎顿时成为特级豪门，《水浒传》中所谓“潘驴邓小闲”

第十六萬

免狀

邓通



邓通可铸亿万黄铜可上天白骨不可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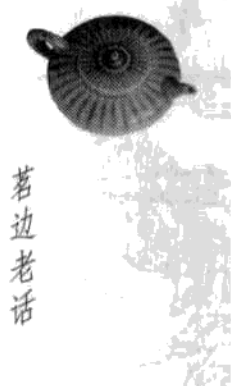
的邓，即指邓通。

文帝曾经患痈(恶性脓疮)，邓通便给他吮吸。文帝因被脓疮所困，心境烦闷，便

问道：“天下谁最爱我者？”邓通答道：“宜莫若太子。”有一天，太子(即景帝)入内探望，文帝要太子吮痈，太子只得遵命而面有难色(这倒也难怪)，后来得知邓通曾替文帝吮痈，心里感到惭愧，但由此也恨死邓通。

文帝逝世，景帝即位，先撤除邓通官职，后来有人告发邓通在塞外私自铸钱，因而家产都被抄没，不名一钱，最后还死在别人家里，真的成为“贫饿死”了。

据应劭《风俗通义》卷二，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，因恶通之为人，曾在朝廷屡加讥讽，由是被迁为长沙太傅，渡湘吊屈文中，既哀屈原遭谗



邪之咎，亦自伤为邓通等所诽谤；但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中皆未载其事（只说为周勃、灌婴排挤），想必也有可能。

武帝时有一个士人韩嫣，出身于贵族。武帝为胶东王时，因与韩嫣一同学书相爱，官至上大夫，“赏赐拟于邓通，时嫣常与上卧起。”没有下一句，我们也不容易知道韩嫣是何等人物，有了下一句，则“常赐拟于邓通”也就前后呼应。后来因任意出入永巷，有淫行，被皇太后知道，遣使赐死，武帝向太后求饶，太后也不答应，只得死了。

这里有一点使人感到很有趣：韩嫣之被赐死，是因为在宫禁中淫乱之故，那末，他与武帝这种“卧起”关系，太后想必也知道，知道而不过问不制止，大概认为是一种正常行为，就像皇帝之幸后宫一样，而且韩嫣之弟案道侯韩说，也是佞幸人物，说得上难兄难弟了。

武帝时还有一个李夫人之弟李延年，因我在

本丛书的《六宫幽灵》中已经谈过，就不再说了。

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中所记故事，至此结束，太史公曰：“甚哉爱憎之时，弥子瑕之行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可见弥子瑕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先驱者，而且持续到后代，可是史公在传末，忽然说了这样的话：“内宠嬖臣大抵外戚之家，然不足数也，卫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，然颇用材能自进。”卫、霍皆名将，非佞幸，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因而说：“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，子长措词如此。”史公的原意当是这样的：嬖臣多来自外戚之家(如李延年)，卫、霍虽也是外戚，但两人都凭自己的才能取得贵幸，所以不同于嬖臣。

《史记》所记的佞幸故事，只到“今上”(汉武帝)为止，下面是根据《汉书·佞幸列传》所记的。

《汉书》中增加的，宦者有石显、弘恭，士人有淳于长、董贤。弘恭的事迹很简单，石显在元



帝时代替弘恭为中书令，为人巧慧阴险，“持诡辩以中伤人”，大臣多受其迫害。成帝即位，石显失去靠山，与妻子徙归故郡济南，途中以忧闷不食而死，但列传中并无与元帝有“同卧起”的情节。

淳于长是太后姊姊的外甥，赵飞燕之得立为皇后，颇得淳于长之力，故官至卫尉(九卿)，赏赐巨万，贵倾公卿，“多畜妻妾，淫于声色，不奉法度”，但他与成帝，也没有什么“卧起”关系。这两人之入《佞幸传》当是由于机警狡黠，善伺上意，因而得以弄权舞弊。

成帝时还有一个张放，他是公主之子，官侍中中郎将。成帝往阳阿公主家看到赵飞燕，就是和张放同去的。“与上卧起，宠爱殊绝，常从为微行出游……斗鸡走马长安中，积数年。”后被大臣劾奏，左迁至北地及河东。成帝乃涕泣而遣之。成帝崩，张放亦思慕哭泣而死。说来也很滑稽，我们能够判断这些人是否为真的宠儿，也只是在

雲陽人董賢初為舍人美麗自喜哀帝見而悅之旬
月間賞賜累鉅萬上方珍寶盡在董氏嘗共上畫寢偏
籍上哀恐驚賢寐乃斷哀而起其寵愛互欲絕先神舜
此其所以為哀也



董賢

“与上卧起”这句话上面。

西汉到了哀帝时，已近尾声，却出了一个著名的董贤。

董贤的父亲董恭，成帝时为御史，董贤为太子舍人。哀帝即位，董贤在殿下奏时刻，“为人美丽自喜，哀帝望见，说(悦)其仪貌，识而问之，曰：‘是舍人董贤邪？’因引上与语，拜为黄门郎，繇是始幸。”这时两人的年龄约为二十岁左右。他为大司马(三公)时，才二十二岁。匈奴来朝，宴会时看到董贤这样年轻，感到奇怪，便问译人，译人说：“大司马年少，以大贤居位。”匈奴的单于便起拜，庆贺汉朝得贤臣。

哀帝甚至想以帝位传给他，有一次在麒麟殿宴饮时，哀帝醉了，望着董贤而笑道：“吾欲法尧



禅舜，何如？”外戚王闳连忙阻止，哀帝默然不悦，左右便遣王闳外出，从此王闳就不得参加皇帝的宴会了。

董贤的故事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所谓“断袖”：“贤宠爱日甚……常与上卧起。尝昼寝，偏藉上袖（身卧哀帝袖上），上欲起，贤未觉，不欲动贤，乃断袖而起。其恩爱至此。贤亦性柔和便辟（谄媚），善为媚以自固。”这也是一种附会之词，断袖而起，董贤岂有不惊醒之理？

哀帝逝世，新都侯王莽，用太后之诏，收董贤的大司马印绶，命他罢官归家，董贤遂与妻子自杀。朝廷斥卖董贤的财产达四十三万万。王莽又恐董贤诈死，便将其尸体检验后，埋于狱中。

《汉书·佞幸传》序中，举了许多人的名字，其中还有秭侯金日磾之子金赏。从这篇序文看，除了弘恭、石显、淳于长三人没有明白写出，其余都是这种特殊的宠儿，后又有赞曰：“柔曼之倾意